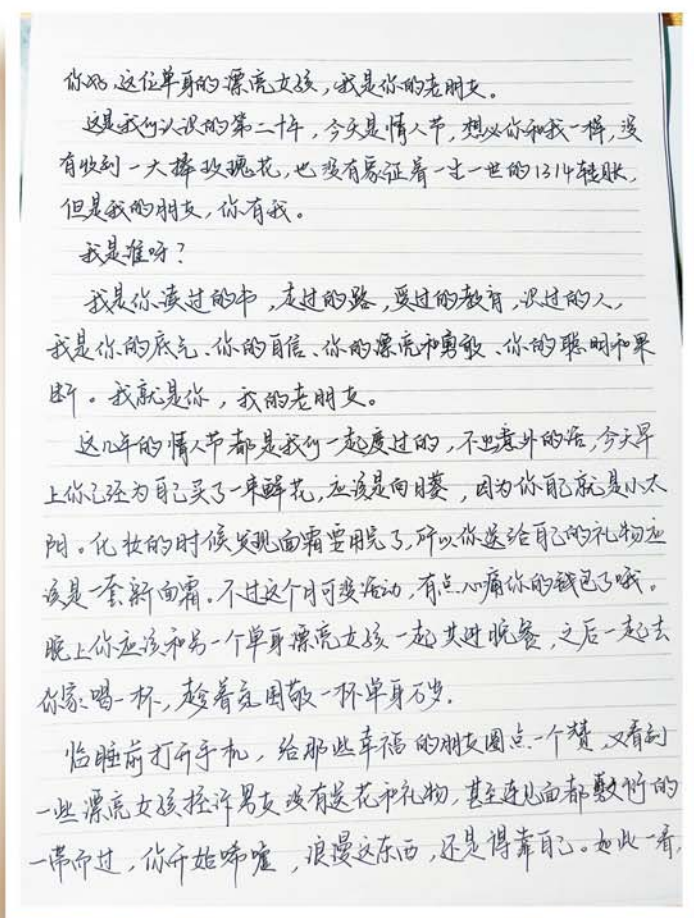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接A09版



广峰毕业后和同学、朋友的往来书信。受访者供图



周周在2022年2月14日这天写给自己的信。受访者供图



青岛“00后”女孩周周三年代写书信超过1000封。受访者供图

“我手写我心，我觉得写信是一种有生命气息的交流，而写信最大的慰藉，莫过于打开信看到‘见字如面’这四个字了吧。”安安喜欢笔尖与信纸相遇时的那种声音。尽管现在的电子产品也有类似的书写功能，但用自己精挑细选的笔和信纸，一笔一画地表达与倾诉，是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

对安安来说，写信最大的“缺点”就是费纸。字写错了，重来；哪个笔画没写好，重来；哪句话表达不准确，再重来……一封信，往往经过反复几次修正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。

笔尖伴随心情的起伏在信纸上行走，最是让人情难自禁。

因为在社交平台上代写书信而登上今年除夕夜央视新闻直播的周周，就常常写信写到流泪。那些寄托深情的文字，有的写给“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”，有的写给“在天堂的爸爸”……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一段动人的故事。

其实除了代写书信，这名“00后”姑娘自己也写信，只不过，她的信只“寄给”自己，记录一路走来的成长。

成年以后，在每年生日前的半个月左右，周周都会给自己写一封信。2019年6月份，周周给即将过生日的自己写了第一封信。这一年她第一次参加实习，原以为自己的20岁会像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描述的那样，“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，我想吃，想爱，还想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。”结果理想与自己的期望有一些落差，但她没有灰心，而是更加努力地向前奔跑。

“写给过去的自己叫自省，写给当下的自己叫激励，写给未来的自己叫期盼。”周周觉得，这些写在信纸上的文字，可以带给自己力量，让自己不辜负此刻的光阴。“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与风景，每一年想对自己说的话都不一样。或许每一年都会走错路，但是走到头不一定是错的。”在写给自己的信里，是周周的总结也是期盼。

“你好，这位单身的漂亮女孩，我是你的老朋友，这是我们相识的第十二年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想必你和我一样，没有收到一大捧浪漫的玫瑰花，也没有象征着一生一世的1314转账，但是我的朋友，你有我……”2020年2月14日当天，身边的朋友都有约会，周周给还在单身的自己写了一封信，信里有安慰，有鼓励，更有对自己的期待，“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了可以携手一生的另一半，那我就拥有了双倍快乐，我期待着那一天。”

写信这种古朴、缓慢、温柔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，在很多人的心底掀起一股暖意，打开了一段段翻涌的记忆，信件中缓缓流淌出来的真诚令人过目不忘。今年2月14日晚上，周周又将这封信拿出来重新翻写了一遍。

“可能觉得写信既是一件私密的事，又怕让别人看见感觉自己比较另类吧，”叶子的每封书信，都是在夜里写的，“只要办公室有人，哪怕他离我很远，根本看不到我在干什么，我也写不下去。”延续了20年的习惯，叶子对写信近乎有了一种苛求。

有时候一封信写完，封好口、贴上邮票、投进邮筒，叶子就会开始想象：比如邮递员如何打开邮筒拿出她的那封信，如何将信装进绿色的邮袋，这个邮袋怎么被装上车，如何一路跋涉送到同学手中，对方又是以何种期待的神情拿到信……“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看信时的表情，看完信如何认真地把自己的信放到自己的抽屉里。”

断了线的“鸿雁”

如果寄出的信件石沉大海，唯一能用书信表达的感情，或许就永远找不到合适的人了……

有时候，现实也会截断叶子想象中完美的传递链。

那还是1999年，她上大一年。第一堂写作课上，老师布置了一篇自命题作文，因为心里惦记着一名外地的高中同学，又因为从高二以来已经两年没有写过信，她便写了一篇名为《信》的作文。“我现在还记得，那篇作文老师给打了85分”。激动之余，叶子将作文装进信封，寄给了那名同学。

但那封装着《信》的信，不知道是邮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从此再没有了音信。“后来，我还想凭记忆把那篇作文重写一遍，但之前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，最后也没写成。”

寄出的信件石沉大海，总会让人纠结许久。2016年，24岁的广峰从青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，怀着一腔热血投身到西部建设，远赴新疆吐鲁番。身在异乡，牵挂着母校的师友，写信自然成了广峰一种思念的寄托。吐鲁番与青岛相隔近3000公里，一封信要在路上辗转近一个月才能穿越西东。但即便如此，广峰还是满怀期待。

“我到新疆后，第一封信是写给浮山书院卢老师的，那时迫切地想把在新疆的见闻分享给他。”可是遭遇与叶子同样的情况，虽然广峰寄出去的是挂号信，但最终并未送达卢老师手中，这让他遗憾了许久。

吸取教训，之后的日子里，广峰偶尔会更改一下寄信的方式。有一次在和一位还在读研的朋友聊天时，朋友说遇到了毕业前的焦虑症，于是广峰就写了一封信，作为一个过来人谈了自己的体会，分享了一些读书的心得体会。这封10多页的书信放到一堆礼物里快递了过去，“主要是怕像上次给卢老师寄信那样，虽有千言万语，最后却石沉大海。”

正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广峰收到了朋友的回信和回赠的礼物。“那份礼物很有意思，她知道我胃不太好，专门给我寄了一套碗和盘子。”这份特殊的礼物，至今还被广峰保存在家中的橱柜里。如今，这位朋友去了海外求学，广峰不知道是否应该再写一封信，问候一下异国他乡的她。

有些书信的传递链，是被叶子自己截断的。2020年，她偶然间读到了倪匡的一本散文集《不寄的信》，“当时我觉得这个书名挺好玩的，怎么还有不寄的信呢？”

实际上，叶子曾和同学讨论过一个问题：一封信写完，到底是属于写信人的，还是收信人的？两人最终的观点很一致——应该属于收信人。读完《不寄的信》后，叶子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“不寄的信”。

“其实每次写信，我们无非就是分享一些对当下生活的感触，聊得最多的就是书和电影。比如我喜欢老舍，她就花10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套《老舍全集》；她喜欢汪曾祺，就推荐我去看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。”2021年1月，叶子看完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后，因为女主角马小远的去世无比伤感。她写信给这名同学：“假如哪天我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”同学在回信里告诉她：“如果你死了，我唯一能用书信表达的那种感情，就永远找不到合适的人了。”

在“不寄的信”里，叶子提到最多的，是一些负面情绪，她不想因为自己的不如意给同学造成困扰，所以就把自己另一面的自己记录在了这里。“每次写这种信时，我就想象她就坐在我对面，平静地充当我情绪的垃圾桶。”

自从2005年同学来青岛旅游后，叶子和她已经18年没见面了。叶子希望哪天再相聚的时候，自己能有勇气把这些“不寄的信”，亲手交到同学手里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

扫码阅读电子杂志